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五

德四

和光散人高守元集

力命也。雖此亦必然之期。素定之。分以壽夭存歿。御養窮達。律於知力。此哉。於天理也。虛曰。命者。必定之。分非力不。成力者。進取之。力非命不。就。有其命者。必資其力。有其力者。必就其命。亦有力之不能。致者。元命也。恃命而不。力求者。候時也。信命。不信力也。政和力。有智。愚命。有窮。達。得喪之。差。莫相。為對。不。其。心。所以。立命。范曰。古人。有。常。言。曰。美。知。致。而。至。命。也。又。曰。不。知。吾。所。以。然。而。然。者。命。也。夫。命。之。在。天。未。形。有。分。且。然。者。問。曰。豈。力。之。所。能。制。哉。惟。知。其。元。可。奈何。而。安。之。非。有。德。者。不。能。與。此。

力謂命曰。若之功。異若我。我命曰。汝。異功於物。而欲比。朕力曰。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四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因於陳蔡。殷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季札無爵於吳。田恒專有齊國。夷齊餓於首陽。季氏富於展禽。若是。彼力之所能。奈何。壽彼而夭。此窮聖而達。逆賤賢而貴。愚貧善而富。惡邪力曰。若知若言。我固無功於物。而物若此。邪。此則

若之所制。邪命曰。既謂之命。奈何有制之者。邪。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壽自夭。自窮自達。自貴自賤。自富自貧。不知所以然。而然者。命也。豈可以制也。朕豈能識之哉。朕豈能識之哉。

此篇明萬物皆有命。則智力無施。揚朱篇言人皆釋情。則制不由命。義例不一。似相違。反然。治亂推移。愛惡相攻。情偽萬端。故要時競其。契孰知。所以是以聖人。兩存而不辯。將以大扶名教。而致。樂之。由不可都。塞或有恃詐力。以干時命者。則楚子問鼎於周。無知亂適於齊。或有矯天眞。以殉名者。則夷齊守餓。西山仲由被醢。於衛。故列子叩其二端。使萬物自求。其中苟得。其中則智動者。不以權力亂其素分。矜名者。不以矯抑虧其形。生發言之旨。其在於斯。嗚呼。覽者可不察哉。虛曰。命者。天也。力者。人也。命能成之。力能運之。故曰。運命也。莊子曰。知不可奈何。安之若命。是力不能運也。孔子曰。五十而知

天命。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然歷國應聘。而思執鞭之士。是不忘力也。政和命在天。力在人。力若可致也。然在天者。有非人所能勝。則君子不謂力。命在所聽也。然在人者。有非天所能達。則君子不謂命。壽夭窮達。貴賤貧富。萬物之所受。蓋有制之者矣。為其不致。迂也。故直而推之。為其不可過也。故曲而任之。既非力之所能。使亦非命之所能。達自然而已。孰弊弊然。以多識為事故。曰。朕豈能識之哉。

范曰。時無止也。故年有大小。彭祖顏淵。壽夫之所不同也。分無常也。故執有得失。仲尼殷紂。窮達之所以不同也。季札無爵於吳。田恒專有齊國。其貴賤固異矣。自道觀之。有所謂等貴賤者。夷齊餓於首陽。季氏富於展禽。其貧富固異矣。自道觀之。有所謂同貧富者。自然之分。殆不可得。而致知故直而推之。俾其各正。而無私曲。而任之俾其委順。而無迂壽夭。窮達。貴賤。貧富。咸其自取。使之者。其誰耶。惟達命之情者。不

務知之所無奈何故死生亦大矣不得與之變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夫執足以患心已

北宮子謂西門子曰朕與子並世也而人子達並族也而人子敬並貌也而人子愛並言也而人子庸並行也而人子誠並仕也而人子貴並農也而人子富並商也而人子利朕衣則糧糲食則案糲居則蓬室出則徒行子衣則文錦食則梁肉居則連櫬出則結駟在家熙然有棄朕之心在朝謬然有傲朕之色請謁不相及遊不同行固有年矣子自以德過朕邪西門子曰子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厚薄之驗歟

謂德有厚薄也

盧曰吾所造皆達汝所造皆窮德之厚薄

可見矣

而皆謂與子並汝之類厚矣北宮子無以應自失而歸中途遇東郭先生先生曰汝奚往而反倘倘而步有深愧之色邪北宮子言其狀東郭先生曰吾將舍汝之愧與汝更之西

門氏而問之曰汝奚辱北宮子之深乎固且言之西門子曰北宮子言世族年貌言行與子並而賤貴貧富與子異子語之曰子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將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子並汝之類厚矣東郭先生曰汝之言厚薄不過言才德之差吾之言厚薄異於是矣夫北宮子厚於德薄於命汝厚於命薄於德汝之達非智得也北宮子之窮非愚失也皆天也非人也

此自然而非由人事巧拙也

而汝以命厚自矜北宮子以德厚自愧皆不識夫固然之理西門子曰先生止矣子不敢復言而原

盧曰西門子求之而遂命也北宮子求之不達亦命也不知命則有自矜之色自知

命則無憂愧之心得與不得非智愚非才德也西門子不敢復言者知命之遂不敢

恃德也

北宮子既歸衣其粗褐有狐貉之溫進其菽豉有稻粱之味莊其蓬室若廣廈之陰乘其

簞輅若文軒之飾終身道然不知榮辱之在彼也在我也

一達於理則外物多少不足以繫意也

盧曰知命則不憂不愧亦不知德之厚薄也

東郭先生聞之曰北宮子之寐久矣一言而能寤易恒也哉

盧曰寐者言未覺也及其寤也乃恒之常耳

政和世族言行年貌相若而貴賤貧富窮達相異北宮子非愚失也西門子非智得也失者以德厚自愧得者以命厚自矜皆在物一曲不通乎道非東郭其執覺之手不敢復言特知其非是而已悟則其意也消於道也其庶幾乎

范曰命在天德在己古之君子修其在己者俟其在天者雖造事而達吾不以命厚而有所矜雖造事而窮吾不以德厚而有所愧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北宮子衣則粗糲食則案糲居則蓬室出則徒行可

謂窮矣彼不知其厚於德也乃以是而自愧西門子衣則文錦食則粟肉居則連權出則結駟可謂達矣彼不知其薄於德也乃以是而自矜詎識夫固然之理哉東郭先生辭而聞之然後聞言而悟者無深愧之色問理而服者去躬矜之行施於身者不顧人之文綸也衣其袒獨有矜矜之溫豈固以惡衣為恥哉飽於內者不顧人之膏粱也進其莛菽有稻粱之味豈固以惡食為恥哉堂高數仞我得志弗為也雖庶其蓬室若廣厦之陰矣從車千乘我得志弗為也雖乘其輦輅若文軒之飾矣終身適然不知榮辱之在彼也在我也則又遊券之內行乎無名其視物之儻來適去猶觀雀蚊蚋之相過乎前耳詎足以易吾之素履邪非知命不能進此

管夷吾鮑叔牙二人相友甚戚同處於齊管夷吾事公子糾鮑叔牙事公子小白齊公族多寵嫡庶並行

齊僖公母弟夷仲年生公孫無知僖公愛

之令禮秩同於太子也國人懼亂管仲與召忽奉公子糾奔魯

糾襄公之次弟

鮑叔牙公子小白奔莒

小白糾之次弟

既而公孫無知作亂

襄公立繼無知秩服遂殺襄公而自立國人尋殺之

齊無君二公子爭入管夷吾與小白戰於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既立

小白即桓公也

魯魯殺子糾召忽死之管夷吾被囚

齊告魯曰子糾兄弟弟忍加誅請殺之召忽管仲辭也請得而志醜之不然將滅魯魯患之遂殺子糾召忽自殺管仲請囚也

鮑叔牙謂桓公曰管夷吾能可以治國桓公曰我讎也願殺之鮑叔牙曰吾聞賢君無私怨且人能為其主亦必能為人君如欲霸王非夷吾其弗可君必舍之遂召管仲魯歸之齊鮑叔牙郊迎釋其囚桓公禮之

鮑叔親迎管仲於堂阜而脫其桎梏於齊郊而見桓公也

而位於高國之上鮑叔牙以身下之

高國齊之世族

任以國政號曰仲父桓公遂霸管仲嘗歎曰吾少窮困時嘗與鮑叔實分財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大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此世稱管鮑善交者小白善用能者然實無善交實無用能也實無善交實無用能者非更有善交更有善用能也

此明理無善交用能非但管鮑桓公而已

盧曰言其命之所應用則因交而獲申非是更別有善交用能也然則恃才獲用者命也因交而達者力也非唯天時抑有人

謀人力而遂者皆歸於命命之來也鮑叔  
不得不盡力桓公不得不用之皆命矣夫  
召忽非能死不得不死鮑叔非能舉賢不得  
不舉小白非能用讎不得不用

此皆冥中自相驅使非人力所制也

盧曰皆命成於力力成於命非有私焉

范曰管仲之於齊其視鮑叔則友也其視

桓公則君也分財自與而不以為貪謀事

窮困而不以為愚任而三逐不以為不

肖戰而三此不以為為怯幽因受辱不以

為無恥則鮑叔之於夷吾固得夫善交之

道矣始有莒道之戰而射中帶鉤終有堂

阜之迎而釋其桎梏位居高國之上號稱

仲父之尊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則桓公之

於夷吾固得夫用能之道矣管鮑善交而

實無善交者桓公善用能而實無善用能

者舍是而求豈更有善交更有善用能者

哉是則莫之為而常自然殆有不可得而

致知者

及管夷吾有病小白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

可不諱云

言病之甚不可復諱而不言也

盧曰將死不可諱言

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夷吾曰公

誰欲欺小白曰鮑叔牙可曰不可其為人

潔廉善士也請也而已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人

欲以已善齊物也

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不能善使之理國上

且鈞乎君下且逆子民

必引君令其道不弘道苟不弘則逆民而

不能納矣

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小白曰然則孰可

對曰勿已則隰朋可而非君然其為人也上忘

而下不叛

居高而自忘則不憂下之離散

愧其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

慚其道之不及聖矜其民之不逮已故能

無棄人也

盧曰自忘其高自愧無德則進善之志深

矣不知已者哀而憐之則下人不離叛矣

以德分人謂之聖人

化之使合道而不宰割也

以財分人謂之賢人

既以與人己愈有也

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

求備於人則物所不與也

以賢下人者未有不得人者也

與物升降者物必歸

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

道行則不煩聞見故曰不替不替不能成

功

勿已則隰朋可

邠象曰若有聞見則事鍾於己而羣下無

所措其手足故遺之可也未能盡其道故

僅之可也

盧曰不責物之常情是不聞於國也不求

人之小過是不見於家也

然則管夷吾非薄鮑叔也不得不薄非厚隰

朋也不得不厚厚之於始或薄之於終薄之

於終或厚之於始厚薄之去來弗由我也

皆天理也

盧曰夷吾之情非有厚薄此公為也為之則為厚不薦則為薄此皆力也桓公既不用鮑叔鮑叔之命也用隰朋隰朋之命也使鮑叔無命而夷吾不施力焉而隰朋無命夷吾雖施力亦無益也

政和謂之有者以別於所無而謂之無者蓋以名其莫之有也世稱管鮑善交而曰實無善交蓋言其善與人交不可改及其為交也莫之或有矣故曰實無善交者而○又繼之曰非更有善交也稱小白善用能者而曰實無善用能蓋言其善用能不可改及其善用能也莫之或有矣故曰實無善用能而又繼之曰非更有善用能也天下之事時勢適然者不得不然召忽之死子糾之勢不得不死也小白之用夷吾時不得不用也鮑叔舉夷吾於小白至夷吾屬齊國之事則違鮑叔而薦隰朋是皆視時與勢非私我與彼者當其時順其勢厚薄終始吾何容心焉耳鮑叔之與人則和

而同故於交友之際則能全之鮑叔之行已則清而失之隘故於理國之事則不足以有任管仲厚之於始而薄之於終亦何有於我哉曰賢君無私怨者明人君以天下為公曰不羞小節而恥不顯於天下者明人臣當自重以天下之任以德分人者善貸且成故謂之聖人然聖人之實不盡於此以財分人者利下之事故謂之賢人然賢人之實不盡於此

范曰老氏曰容乃公公乃王公也王也名生於實惟公則可以為公惟王則可以為王若鮑叔之為人不已若者有所不比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豈所謂能容者哉若隰朋之為人上忘而下不叛愧不若黃帝而家不已若者其於國有不聞其於家有不見則得夫容乃公之道矣管仲之對桓公以鮑叔為不可以屬國非固薄之也不得薄以隰朋為可以屬國非固厚之也不得不厚薄厚之去來詎可容心於其間哉一本乎自然而已

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執政作竹刑竹刑則鄭國用之數難子產之治子產屈之于產執而戮之俄而誅之

此傳云子產誅鄧析左傳云駟歆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子產卒後二十年而鄧析死也

然則子產非能用竹刑不得不用鄧析非能屈子產不得不屈子產非能誅鄧析不得誅也

此章義例與上章同也

盧曰作法者力也受戮者命也用其法者亦力也誅其身者亦命也力其事者才也不過者亦命也政和不得不用竹刑者時也不得不誅鄧析者勢也

范曰謹按左氏春秋昭公二十年子產卒定公九年駟歆殺鄧析而用其竹刑此則言子產殺鄧析者是直寓言以明理而已可以生而生或積德履仁或遇時而通得當年之歡聘

於一己之志似由報應若出智力也

天福也

自然生耳自然泰耳未必由仁德與智力  
然交復信順之行得勝一己之志終年而  
無憂虞非天福如之何也

可以死而死

或積惡行暴或饑寒窮困故不顧刑戮不  
賴生存而威之以死似由身招若應事而  
至者也

天福也

自然死耳自然窮耳未必由凶虐與愚弱  
然肆凶虐之心居不賴生之地而威之以  
死是之死得死者故亦曰天福者也

盧曰居可生之時而得其生者為天福也  
居可死之時而得其死者亦天福也如夷

吾求生於齊桓之時而得遂其生者信為  
天福也如鋤麋之觸槐以取喪不辱君命  
不傷賢才得遂其死垂名不朽亦天福也  
可以生而不生  
居榮泰之地願獲長年而早終

天罰也

願生而不得生者故曰天罰

可以死而不死

居困辱之地而不願久生而更不死也  
天罰也

輕死而不死復是天罰

盧曰居榮泰之地處崇高之位是可以生  
而不得生如董賢之類是也居困辱之地  
處屯苦之中是可以死而不得死如人羸  
之類是也求之不遂皆為天罰也

可以生可以死得生得死有矣

此之生而得生此之死而得死

不可以生不可以死或死或生有矣

此義之生而更死之死而更生者也此二  
者可上義已該之而重出疑書誤

然而生生死死非物非我皆命也智之所無  
奈何

生死之理既不可測則死不由物生不在  
我豈智之所知

盧曰不由於物亦不由我知不能運力不

能成然後可以任命矣

政和以順而至者謂之福以逆而降者謂  
之罰可以生而生可以死而死皆順其常

然故謂之天福言天之所福應順而至也  
可以生而不生可以死而不死皆逆其固

然故謂之天罰言天之所罰緣類而降也

然或可以生而死或可以死而生若是者  
命之行也孰知其故哉故雖智者大迷而  
唯達者知通焉

范曰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

惟原始反終而知死生之說者達命之情  
不務智之所無奈何

故曰窈然無際天道自會漠然無分天道自  
運

無際無分者天自然之極自會自運者豈

有役之哉  
天地不能犯

天地雖大不能違自然也

聖智不能干

聖神雖妙不能逆時運也

鬼魅不能欺

鬼魅雖妖不能詐真正也

自然者然之成之

默無也

平之寧之

平寧無所施為

將之迎之

功無遺喪似若將迎

虛曰若合道成命天地不能違聖智不能

干運用合理應變如神鬼魅所不能欺何

況於人事乎

政和窈者言深而難見漠者言蕩而難名

妙體無體故窈然無際而其道以自然而

會妙用無用故漠然無分而其道以自然

而運若是則生死之變孰知其故哉天地

不能犯者言天地雖大而自然之理所不

能違也聖智不能干者言聖智雖妙而自

然之理所不能逆也鬼魅不能欺者言鬼

魅雖幽而自然之理所不能罔也蓋自然

者默而成之有手不言其無為也寂然不

動故手之寧之則處靜息迹而不累於有  
其有為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故將之迎  
之則應物不藏而不蔽於無

范曰窈者幽之極漠者定之至言天道窈  
然至幽而物莫能窺故曰自會而已無有

際限天道漠然至定而物莫能挽故曰自  
運而已無有分別天地雖大有所不能犯

聖智雖妙有所不能干鬼魅雖妖有所不  
能欺生生死死咸有自然默之者不假手

辯說也成之者無事於贊勸也平之而已  
則無欠無餘寧之而已則勿撓勿撻有以

將之斯能處適去之順有以迎之斯能安  
適來之時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是非

至命者疇克爾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五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六

和光散人高守元集

力命

楊朱之友曰季梁季梁得疾七日大漸漸刺

其子環而泣之請醫季梁謂楊朱曰吾子不

肖如此之甚汝真不為我歌以曉之楊朱歌

曰天其弗識人胡能覺匪枯自天弗孽由人

我乎汝乎其弗知乎醫乎巫乎其知之乎

言唯我與汝識死生有命耳非醫巫所知

也

其子弗曉終請三醫

不解楊朱歌旨謂與己同也

虛曰其子謁醫夫天命不能識乎人亦何

能覺之耶天不別加福人亦不為過而過

病者此其命也夫我與汝尚不能知醫與

巫何能知乎又將歌意我與爾能此疾我

不能疾巫能之也

一曰矯氏二曰俞氏三曰盧氏診其所疾矯

氏謂季梁曰汝寒温不接虛實失度病由飢

飽色欲精慮煩散非天非鬼雖漸可攻也季

2.0.0.7